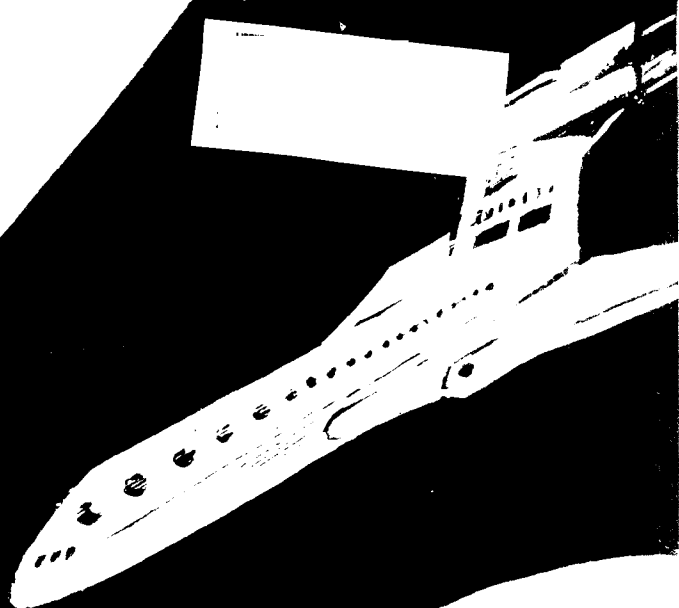




【英】阿伽莎·克里斯蒂 著
高 峰 译

云中奇案



英 / 阿加莎·克里斯蒂

云中奇案

山西人民出版社

云中寄案

〔英〕阿伽莎·克里斯蒂 著

高峰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frac{1}{2}$ 字数: 156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33,500册

•

书号: 10088·711 定价: 0.60元

前 言

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侦探小说创作逐渐繁荣起来，每年都有不少这类作品问世。数十年间，这个领域中已经涌现了一批世界闻名的侦探小说作家。除了鼎鼎大名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之外，还有英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法国的西梅隆，美国的约翰·勒·凯雷，日本的松本清张等等。西方文艺评论界甚至把阿加莎·克里斯蒂称做“侦探小说女王”。由于她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她在生前和死后都受到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好评和尊崇。她曾被英国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的光荣称号，获得过英国的最高勋章和许许多多奖章。一九七一年还受封为英国女勋爵。她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芳名将会垂诸后世。

阿加莎于一八九一年出生在英国德文郡托尔奎镇的一个富裕家庭里，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一九一五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跟英国皇家空军的克里斯蒂上校结了婚，参加了红十字志愿队，在一家医院里工作。两年之后，她跟克里斯蒂上校离婚，另跟著名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结婚。在许多年份里，她曾随同丈夫到中东一带去发掘古代遗址。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八十五岁高龄的阿加莎溘然长逝。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阿加莎走过了曲

折的道路，创作活动几乎延续了五十年之久。这个女作家原来叫阿加莎·密勒，但她发表作品时所用的笔名，多半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她的第一个丈夫“克里斯蒂”联系在一起），有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马洛温”（又同她的第二个丈夫“马洛温”联系在一起）。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个十分勤奋的多产作家。她一生写了一百一十个作品，其中有长篇侦探小说八十五部（正好等于她活过的年岁），总印数超过了三亿五千万册，译成了一百五十七种文字，比莎士比亚各种文字的译本还多六十三种。她的侦探小说，拍成电影的有十五部，搬上舞台的有十七部。她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斯蒂勒旅馆奇案》于一九二〇年出版，由于出版商不感兴趣，印数很少，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这位女作家毫不气馁，一九二六年发表了第七部侦探小说《罗杰·阿克洛埃德谋杀案》之后，博得了极大的声誉，就一举成名了。后来，她为英国广播电台所写的广播剧（以后改编为舞台剧）《捕鼠器》，更是轰动一时，直到一九五四年，伦敦许多剧院还在上演。在许多国家里，广大读者都很爱看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写的侦探小说，而她往往在圣诞节发表自己的新作，作为献给广大读者的礼物。她的一部分作品已由我国翻译出版，如《尼罗河惨案》、《幕》、《东方特快列车上的谋杀案》、《死的怀念》、《复仇女神》等等，也很受我国读者欢迎。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店里，侦探小说确实琳琅满目，但是瑕瑜互见，其中有露骨描写色情、渲染凶杀细节的恶劣作品；也有暴露资本主义社会邪恶现象、对犯罪行为，有一定认识作用的作品。从笔者见到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些小说看来，这位作家的作品基本上属于后一类。

照笔者的浅见，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小说结构谨严，布局有条不紊，情节紧凑，引人入胜，而且书中疑阵层出不穷，读者很难猜中究竟谁是罪犯，这就促使读者非一口气看完不可。一句话，她的小说比较中看。

第二，没有色情、淫秽的描绘，没有凶杀、恐怖的渲染。她的小说通常都写某时某地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件，然后就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决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甚至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色），最后查明案件，把罪犯揪了出来。一句话，她的小说在侦察工作上是有借鉴作用的。

第三，小说教人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它所写的基本上是正气战胜邪气、“善”战胜“恶”的斗争，表明为非作歹的人必然落得可耻的下场。一句话，她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惩恶扬善的教育作用。

我们这里翻译介绍的《云中奇案》，同样具有上述几个特点。

《云中奇案》写的是空中案件，《尼罗河惨案》写的是河上案件，《东方特快列车上的谋杀案》写的是火车上的案件，这三部作品可以说是姊妹篇。《云中奇案》拿一架航空班机上一个老妇猝然死亡的事件作为序幕，描写了一场侦察和反侦察的斗争，颂扬了探案人员冷静沉着、机智果断的精神以及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小说故事性强，情节生动，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处处都启发读者思考，使读者非一气读完不可。

——译者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

人 物 表

艾克尔·皮罗	比利时侦探
傅尼叶	法国警察局警探
杰普	伦敦警察厅侦查员
日尔	法国警察局侦探处处长
威尔逊	探员
罗德·德尔	警察
杰姆斯·威斯特列尔	警察局外科大夫
亨利·温特尔斯朋	政府鉴定人
亚历山大·季鲍	律师
杰恩·格蕾	助理理发师
诺尔曼·盖尔	牙科大夫
西塞里·霍尔巴里	伯爵夫人
斯蒂汶·霍尔巴里	伯爵，庄园主
玛德琳	霍尔巴里伯爵夫人的
	女佣人（即：安娜·摩里索）
维涅吉雅·艾恩·凯尔	上流社会小姐
莱蒙德·巴拉克劳	演员
日杰尔	高利贷者（即：玛丽·摩里索）
艾丽扎·格兰蒂	日杰尔的女佣人

若尔日

罗杰尔·杰姆斯·布莱安特

阿尔曼·杜朋

让·杜朋

丹尼艾尔·迈克尔·克朗西

罗杰尔·詹姆斯·莱德

安杜奄

亨利·查尔兹·米切尔

阿尔别特·戴维斯

泽罗普洛斯

茹尔·佩罗

格莱季斯

鲁特

罗丝

日杰尔的看门人

大夫

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

侦探小说作家

水泥公司经理

理发馆老板

乘务长

乘务员

古董商

航空公司办事处办事员

助理理发师

米切尔的妻子

牙科大夫助手

目 次

第一章	“普罗米修斯”飞出巴黎……………	(1)
第二章	“……您的付款单，太太”……………	(11)
第三章	克劳伊登……………	(16)
第四章	侦讯……………	(35)
第五章	侦讯之后……………	(47)
第六章	季鲍先生提供的某些情况……………	(56)
第七章	必然性和可能性……………	(61)
第八章	清单……………	(73)
第九章	艾丽扎·格兰蒂……………	(79)
第十章	黑色笔记本……………	(86)
第十一章	一个美国人……………	(95)
第十二章	在霍尔巴里庄园里……………	(110)
第十三章	在安杜奄先生的理发馆里……………	(119)
第十四章	在谬兹威尔——希尔区……………	(130)
第十五章	布隆斯巴里区，卡金顿街心公园，47号……………	(137)
第十六章	波罗先生拟定作战计划……………	(148)
第十七章	在汪德沃尔斯区……………	(157)
第十八章	在维多利亚女王街上……………	(162)
第十九章	罗宾逊先生的访问……………	(166)

第 二 十 章	在赫尔利街上.....	(176)
第二十一章	三个线索.....	(179)
第二十二章	杰恩调换工作.....	(184)
第二十三章	安娜·摩里索.....	(192)
第二十四章	裂了的指甲.....	(201)
第二十五章	“我担心.....”	(204)
第二十六章	午饭后的谈话.....	(213)

第一章

“普罗米修斯”飞出巴黎

在布尔歇机场上，九月的太阳还很酷烈。旅客们热得昏头昏脑，懒洋洋地步入机场，顺着晃晃荡荡的舷梯登上“普罗米修斯”航机；几分钟以后，它就要从巴黎飞往伦敦的克劳伊登机场了。

杰恩·格蕾最后一个走进客机，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自己的第16号座位，立即坐下。有几个人早已进入客舱。有的人甚至已经舒舒服服地斜倚在椅子上了。通道的另一面，有人在起劲地扯谈。谈话的是两位太太，其中一个声音刺耳，甚至使得杰恩稍微皱了皱眉头。

“亲爱的……完全不可思议……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在哪儿？您说啥呀！在朱安莱潘^①吗？哦，对了！……在朱安莱潘竟有那样的家伙……不，不，当然罗，咱们坐在一块儿吧。难道不行吗？……谁？……啊，我瞧……”

马上听见一个外国人谦逊、愉快地回答：“噢，很高兴，请坐吧，太太！”

^①法国地名

杰恩偷看了外国人一眼。

这是一个年纪不轻的人，矮小墩实，长着小胡子，卵形脑袋；他把自己的座位恭敬地让给其中一个太太，就移到通道另一面的椅子上去。

杰恩微微扭过头去，就瞧见了那两个妇人；她俩突然相遇使得这个外国人彬彬有礼地让了座。提到在朱安莱潘就激起了杰恩的遐想：她也刚刚去过那儿。杰恩忽然忆起，她在哪儿见过这个尖声尖气的妇人——在巴卡拉纸牌桌边见过。当时，这个妇人惶惶惑惑、机陞不安，一会儿攥紧拳头，一会儿又把拳头松开；她那活象德雷斯登瓷制玩偶的清秀脸蛋，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又绯红。杰恩心想，她毫不费劲就能想起这个人的姓名。当时，一个女友向她提到这个妇人，曾说：

“她虽然也是个高贵的太太，但是并不货真价实。从前，她大概是合唱团里的角色……”女友的口吻中有一种轻蔑和嘲笑的味儿。这个女友叫迈伊兹，她的工作挺好——充当按摩女郎，她能“消除”顾客过度肥胖的现象。

“可是另一个妇人，”杰恩心想，“当然是个名副其实的贵太太。然而，可惜她长了一副‘马脸’……”

毕竟，杰恩差不多立刻忘了两个妇人，开始观望布尔歇机场。透过窗子，机场几乎看得清清楚楚。各式各样的飞机一排一排地立在那儿。其中一架飞机活象一只硕大的多足虫……

杰恩前面的椅子由一个身穿鲜艳的浅蓝色绒线衫的年轻人占据。为了不跟这年轻人的视线相遇，她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

……机械师们用法语互相吆喝一阵，就收起了舷梯；发动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飞机终于启航了。

杰恩屏住气息，因为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航行，所以她十分兴奋……飞机往前疾驰，她觉得立即越过了机场的范围……可是，眨眼间，他们已经在大地上空了……飞机盘旋升高，布尔歇就远远地落在下面，勉强才能看见了……

飞机开始了寻常的日间航行，乘客并不那么多，总共只有二十一人。十人在第一客舱，十一人在第二客舱。正副两名驾驶员和两个乘务员。在客舱里，发动机的吼声是采取人工的办法压低的，甚至耳朵也无需塞上棉花。不过，交谈仍然困难，只能胡思乱想。

“普罗米修斯”飞过英吉利海峡，就在法国上空轰鸣了，每个乘客都想着自己的往事。

杰恩·格蕾终于拿定了主意：“绝不瞧他！不，绝不，最好望着窗外，想想心事，这是最恰当的。我得从头回忆一下往事，安静安静。”

她回想了一下她所谓的“从头”——购买飞机票的时刻。飞机票虽说那么贵，旅游却是那么美好……

在杰恩和其他五个跟她一样的年轻姑娘工作的理发馆里，是一片嘻笑声和嘈杂声。

“如果你赢了，你要干啥啊，亲爱的？”

“难说……”

接着是计划呀，幻想呀，争论呀……

“‘大奖’她没得到，可她赢了整整一百英镑！”

“花掉一半，而把另一半攒起来吧。压根儿料不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要是你，杰恩，我宁肯买一件很好的皮大衣！”

“去航海一次不是更美吗？”

一想到航海，杰恩的心就砰砰直跳。最后，她下了决心：到朱安莱潘去消磨一个星期。她的许多女友都已去过朱安莱潘，或者准备上那儿去……

杰恩手指灵巧，敏捷地给顾客理好和分开一绺绺头发，卷成服服贴贴的卷发，同时向顾客提出一些寻常的问题：“您多久没理发了，太太？”，“您的头发为啥不是一个颜色，太太？”，“这是一个美好的夏季，可不是吗，太太？”接着她又想：“我为啥也不到朱安莱潘去呢？”现在，她赢了一百英镑，能够畅游一次了。

对她来说，衣着不成问题，杰恩跟大多数伦敦姑娘一样，在她们工作的地方，几乎人人都会梳妆打扮；她花很少一点儿钱，就能把自己打扮得既时髦又漂亮。她的指甲啦，装饰品啦，发式啦，经常都是无可指摘的。

于是，杰恩去了朱安莱潘……然而，整个儿旅游仅仅由于那唯一的邂逅吗？由于轮盘赌时发生的事儿吗？

每逢晚上，杰恩都要赌上一小笔钱，但是不管怎样，她都决不超过这笔钱。可一开头，她就很不走运。她已经赌了四个晚上。这一次是她的最后一笔赌注了。杰恩把赌注押在“彩色”号码上。她很少赢，多半是输；此刻，她把钱捏在手里，屏息等待。

还剩下两个空号——5和6。赌注下在其中一个号码上吧？可是下在哪个号码上呢？放在5上，还是6上？怎样猜得中呢？

5号翻转过去，小球就滚动了。杰恩一伸手，放在6上。

正巧，她和对面的一个赌客同时下注：她选中了6，他选中了5。

“赌注下定啦。”庄头说。小球跳了一下就不动了。

“5号；红的，单数，赢啦。”

杰恩懊恼得几乎叫了一声。庄头收起赌注，付钱给赢家，坐在杰恩对面的赌客问道：

“为什么您不拿自己赢得的钱？”

“可我下的是6呀！”

“不，下6的是我，你下的是5。”

他是十分讨人喜欢的：白白的牙齿，黑黑的脸蛋，蓝蓝的眼睛，短短的卷发。

杰恩狐疑地拿起赢得的钱。这是不是搞错了？她不相信。莫非她偶然下在5上了？她怀疑地瞅了陌生人一眼。他又回了一个微笑：

“完全不错，”他猜到了她的心思，激励地说。“如果您把钱留在桌上，别人马上就会把它拿走！这是一定的。”

不一会儿，他亲切地哈了哈腰就走了。就他来说，这是很有分寸的。否则杰恩可能认为，他仅仅为了跟她结识，而把赢的钱让给了她。不过，他倒也是个温和可爱的人……于是，在飞机上，他的座位正好就在她的椅子对面。……

话说回来，所有的钱已花光了，巴黎的最后两天也一晃而过（唉，可惜是最后两天！），而现在该回家了……

“何必去猜测将来如何，”杰恩阻止自己胡思乱想，“干吗白白地操心？”

彼此闲聊的两个妇人已不作声了。“德雷斯登盗制的”太太气恼地瞧了瞧裂了的指甲。她揪了揪电铃，当一个穿着雪白衣服的乘务员来到她面前时，她说：

“叫我的女佣人到我这儿来一下。她在第二客舱。”

“是的，太太。”故意表示服务周到、动作敏捷、熟悉业务的乘务员走了。马上出现了一个头发乌黑的年轻的法国姑娘。她穿了一件整洁的黑色连衫裙，拿来了一个装着贵重物品的小盒子。霍尔巴里太太用法国话吩咐这个姑娘：

“玛德琳，去把那个红色的摩洛哥小匣子拿来给我。”

女佣人朝机尾堆放行李、箱子和盒子的地方走去。不一阵，这姑娘就拿了一个小匣子回来。霍尔巴里太太从女佣人手里接过小匣子，就让她走了。

“好，玛德琳，这个就留在我这儿，去吧。”

女佣人离开。霍尔巴里太太揭开匣盖，从匣子里取出一把指甲锉子。然后，她对着椭圆形的小镜子长久地瞧了瞧自己的面孔：一会儿扑了点儿香粉，一会儿又涂了涂口红……

杰恩轻蔑地撇了撇嘴，就去观察客舱中的其他乘客。

坐在飞机中相遇的两个太太后面的，是那个彬彬有礼的跟贵妇交换座位的矮小的外国人。他围了一条暖和的毛围巾，似乎正在打盹，杰恩凝视的目光大概惊动了他。他瞅了杰恩一眼，又合上了眼睑。

跟他并排坐的是一个体面的、头发斑白的男人。他膝上放着一个打开的套子，里面装了一只长笛。这人拿一块麂皮爱护地擦了擦乐器。他的样儿挺有趣，可他根本不象一个乐师，更象一个律师或大夫。

坐在稍远一点的是两个法国人：一个是胡子，已经上了年纪；另一个年轻得多，大概是他的儿子。两人正在热烈地谈论什么，而且更加起劲地打着手势，就这样消磨时间。

然而引起杰恩注意的，显然是那个穿蓝色绒线衫的男人，也就是她不知为什么不愿去看的那个人。

“心里七上八下，真是愚蠢、荒唐，好象我才十七岁咧！”杰恩气恼地责骂自己。

萦绕在她心间的诺尔曼·盖尔（穿蓝色绒线衫的人）却在寻思：“她真可爱！说实在，太好了！她似乎记得我。当时，她显得那么苦恼——她的赌注都输光了。那笔赢得的钱，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快乐！我到底做对了！……她一微笑就叫人喜爱：健康的牙齿，坚固的牙床。……活见鬼，我怎的这么发慌！沉住气吧，小伙子！”

他向旁边走过的乘务员说：

“我想吃点什么。你们有没有冷食？”

霍尔巴里伯爵夫人却在思忖：“我的天，究竟怎么办呢？这是意外的灾难，可怕的灾难。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但愿我的神经支撑得住。这我能够办到吗？我能蒙哄过去吗？神经是受不了的。全都因为古柯硷^①。我干吗要服用它呢？我的面孔吓人，太吓人啦！……这只母猫——维涅吉雅·凯尔在这儿，就更糟糕了。她老是盯着我瞧，好象我是一个肮脏货。我想把斯蒂汶抓在手里，却没办法。不过，她也瞧见了他的！我恨死了上流社会的这帮太太。天啊，我咋办呀！应当想点什么法儿！这老妖精竟恫吓我……”

霍尔巴里太太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把它插在长烟嘴里，她的两只手都在战栗。

人人敬重的维涅吉雅·凯尔却在嘀咕：“哼，这根毒刺！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吧，就算她熟习环境，可她的样儿却很不象话。可怜的老头儿斯蒂汶……她要能离开他就好

^①一种麻醉剂。